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詳校官_臣 關 槐

覆核官_臣 陸錫熊

總校官中允銜_臣 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 吳省蘭

謄錄監生_臣 喻齡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別集類一

提要

臣等謹案李太白集分類補註三十卷宋楊

齊賢集註而元蕭士贇所刪補也杜甫集自

北宋以來註者不下數十家李白集註宋元

人所撰輯者今惟此本行世而已康熙中吳

縣繆曰芑翻刻宋本李翰林集前二十三卷

為歌詩後六卷為雜著此本前二十五卷為古賦樂府歌詩後五卷為雜文且分標門類與繆本目次不同其為齊賢改編或士贇改編原書無序跋已不可考惟所輯注文則以齊賢曰士贇曰互為標題以別之故猶可辨識註中多徵引故實兼及意義卷帙浩博不能無失唐覲延州筆記嘗摘士贇註寄遠詩第七首滅燭解羅衣句不知出史記滑稽傳

淳于髡語乃泛引謝瞻曹植諸詩又如臨江
王節士歌齊賢以為史失其名士贊則引樂
府遊俠曲證之不知漢書藝文志臨江王及
愁思節士歌原各為一篇自南齊陸厥始併
作臨江王節士歌後來庾信杜甫俱承其誤
白詩亦屬沿訛齊賢等不為辨析而轉以為
史失其名此類俱未為精核然其大致詳瞻
足資檢閱中如廣武戰場懷古一首士贊以

為非太白之詩釐置卷末亦具有所見其於
白集固不為無功焉齊賢字子見春陵人士
贊字粹可寧都人篤學工詩與吳澄相友善
所著有詩評二十餘篇及冰崖集俱已久佚
獨此本為世所共傳云乾隆四十七年九月
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唐翰林李太白詩序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

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
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
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
今古文集過而不行唯公文章橫波六合可謂力敵造
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
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
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
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

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
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
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
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
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
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
公邈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藁
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論闕睢之義始愧

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
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它人焉時寶應
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別集序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
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李
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為
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秘監聞於
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
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
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

新墓碑亦略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
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
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

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
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
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
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
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

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
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
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
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
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
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子弟略約調撫絲
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黎七寶杯酌西涼州
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偏將換

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歛綉巾重拜上自是顧
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
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
髓何翻拳拳如是邪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
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
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白嘗有
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脫其刑責
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

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令問常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綉邪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爾傳中漏此三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歎乎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真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為爾命蹙人頭不奈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位無自輕

馬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在繞雷州中咸平元年

三月三日序

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
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為李翰林集二十卷
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治平元年
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
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詩集二卷凡廣
四十四篇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
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

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
五篇合為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
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

後序

李白集三十二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
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
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
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
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
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
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

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
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
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
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
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
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
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
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

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厯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劉全白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

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敘蓋史
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麗
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
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
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南豐曾鞏序

故翰林學士李公墓誌

并序

嗚呼姑熟東南青山北世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嗚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辨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為王師下為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聖以立德賢以立言道以恆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吾不謂其亡也公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辨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銘曰

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於人而侔於天哀哉

唐翰林李君碣記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人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不事產業知聞京師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宗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輶軻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

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瘁
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
其命悲夫李白幼則以詩為君所知及此投弔荒墳將
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遊秦志好為詩
亦嘗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冥遂表墓式墳乃題
貞石冀傳於往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沙門履文
書墳去墓記一百二十步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一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賦

天鵬賦 并序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士贇曰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辟穀導

引術無不通續仙傳以為尸解天台赤城山名謂余

上清王平之天上應台宿故名曰天台在台州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

士贇曰淮南子八絃之外乃有八極

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於世往往

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

士贇曰張

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

有大鳥名

曰希有

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

士贇

曰晉書阮修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嘗作大鵬讚

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

復存於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

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

奇言

士贇曰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漆園吏唐天寶元年詔封南華真人此言鯤鵬之說始于逍遙

遊徵至怪于齊諧談北冥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

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髻鬣于海島張羽

毛於天門

士贇曰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

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齊諧者志怪者也

刷渤海之春

流晞扶桑之朝暎燁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

舞煙朦沙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

士贇曰五嶽泰

衡嵩華恒也

爾乃蹶厚地揭太清巨層霄突重溟激三千

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背業

逆法切

太山之崔嵬翼舉

長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厯汗漫以大矯排

閭闔之崢嶸

士贇曰天喬飛騰貌崢嶸高廣貌

簸鴻蒙扇雷霆斗轉

而天動山搖而海傾

士贇曰鴻蒙自然元氣也一云海上海上氣也

怒無所搏

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髣髴其形若乃足縈虹蜺

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

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傍擊

鼓奔飈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啓途

士贇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又名燭龍銜火精以照天門列缺天隙電照也塊視三山

杯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

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作木切仰之長吁

士贇曰任公子為大釣釣魚而大魚食之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

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

嘆續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

士贊曰八荒八方荒忽極

遠之地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當胃臆之掩晝若混芒之未判

忽騰覆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

海湄欵翳景以橫楮

章移切

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決

以兩

切漈

母黨切

之野入乎汪湟之池

士贊曰決漈廣大也

猛勢所射

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巒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

為之躩

渠龜切

跬

女夷切士贊曰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謂水北海若海神也

巨鼇

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

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為

士贇曰巨鼇十

五舉首尾冠靈山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

中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玄

鳳耀綵質與錦章既御服于靈仙又馴擾于池隍精

衛殷勤于銜木鷄

于元切

鷗

斥於切

悲愁乎薦觴

士贇曰炎帝女

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海鳥曰鷗鷗止於魯東門之外是歲海多大風

冬暖天鷄警曉于蟠桃跋

七倫切

烏晰

之列切

耀于太陽

士贇曰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

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鷄曰初出照此水天鷄即鳴天下鷄皆隨之

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

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厭類乎比方不矜大而暴

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充腸

士贊曰列子黃帝曰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戲賜谷而徘徊馮炎洲而抑揚

士贊曰賜明也日出於谷而天
下明故稱賜谷炎洲在南海中

俄而希有鳥見謂之

曰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

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網以恍惚為巢以虛無為場

我呼爾遊爾呼我翔于是乎大鵬許之欣然相從此

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

擬恨賦

江淹嘗嘆古人遭時否塞志不伸而作恨賦太白此作終篇擬之云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

士贇曰挽歌薤露送

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浮生可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

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歿昔如漢祖龍躍羣雄
競奔提劍叱咤指揮中原東馳渤海西漂崑崙斷蛇
奮旅掃清國步握搖圖而條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
長辭天下縞素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盡
蓋世心違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

泣挫雄威騅

中葵切

兮不逝喑

於鵠切

噫

烏路切

何歸

士贊曰楚

項羽紀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始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軍追及之項王自度不能脫乃自刎而死喑噫懷怒氣也

至如

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讎始皇

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

士贇曰史刺客傳燕太子質於秦亡歸見

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荆軻於是尊荆軻為上卿令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慷士皆瞑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揔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環柱而走羣臣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史鄒書曰荆軻慕燕丹之義欲刺秦王其精誠上感於天乃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

殿霜淒錦衣春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

君王之有違

士贇曰漢書外戚傳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孫嬰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

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

昔者

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楸聽江風之

嫋嫋聞嶺狄

于救切

之啾啾永埋骨於淶水怨懷王之

不收

士贇曰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讒之王怒而疏

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至蘭為令尹勸懷王入秦而不反屈平既嫉之雖於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平至江濱行吟澤畔託辭於漁父曰寧赴湘流而葬江魚腹中於是懷石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自投汨羅以死

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緣

士贇曰二世聽趙高

之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遂父子相哭
而夷三族

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

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痛

骨杖

武扮切

血霑衣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煙塵曉昏歌

鐘晝誼亦復星沈電滅閉影潛魂已矣哉桂華滿兮

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滅兮螻蛄聚碧臺空

兮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惜餘春賦

天之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

士贇曰鵲冠子斗柄

東而天
下知春

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

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

清風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

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

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

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

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氤氲目眇眇兮憂

紛紛

士贇曰韓詩內傳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
臺下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與言曰願請

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峴山在襄陽十里

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

士贇曰詩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

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宋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春

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速送馳波

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掛

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

南國兮往西秦

士贇曰秦在西
方故曰西秦

見遊絲之橫路網春

暉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
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
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寄遙影於明月送夫君
於天涯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旖

引綺切

旒

乃倚切

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綵翠

兮阡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兮黃緣窺青苔之生泉

縹緲兮翩綿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

兮悽然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

士贇曰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

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此言隴水之鳴咽如秦聲江之上猿啼如巴人之吟也

明妃玉塞楚客楓林

士贇曰王昭君齊國王裏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

遣使請一女子帝乃賜單于後觸晉文帝諱改為明妃漢邊有玉門陽關故曰玉塞楚客屈原也

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

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歡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
兮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
於情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佳
人

愁清秋賦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

士贇曰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中有

九疑山禹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巴陵縣有洞庭波瀟湘玩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三湘蓋謂三江也

水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

鄉兮不知去荆吳之幾千

士贇曰交趾郡治龍編縣日與古鳥道四百里

于

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

之浩蕩渺懷燕而望越

士贇曰意太白時在荆湘故懷燕而望越也

荷花

落兮江色秋風嫋嫋今夜悠悠臨窮溟以有羨思釣

鰲於滄洲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

人間不可以託些吾將採藥於蓬丘

士贇曰蓬丘即蓬萊山

劍閣賦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

士贇曰咸陽而西至雍即

長安也

前有劒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
瑟颶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
而驚雷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
極我沈吟兮嘆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鴻
別燕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於劒閣兮與
君雨鄉對酒而相憶

明堂賦

并序。太白此賦想作
於未拆乾元殿之先也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

時締構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邁

士贊曰唐書高祖紀
皇帝稱天皇皇后稱

天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首以皇
后為亞獻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政報功
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萬物交代之處又羣
嶽之長唐書禮樂志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
堂縣亦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
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與公卿臨觀而議不一乃下
詔率意頒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
鳴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

天后繼作中宗

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

士贊曰唐禮樂
志至則天始鼓

東都乾元殿以
其地立明堂

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

勲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

以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畔渙開混茫

士贊曰九陽謂

九天之涯也畔渙強

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

月張

士贊曰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玉者不敢私人則見太階三台

也每台二星凡六星虹蜺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

欽若太宗繼明重光

士贊曰

寬傳曰宣重光

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頽綱

士贊曰頽綱古曰顓顓天

也元氣顓汗故曰顓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

淳風沕

亡弗切

穆鴻恩滂洋

士贊

曰沕穆深微貌滂洋饒廣也

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

先合切

沓乎

無疆

士贊曰有截九有也

若乃高宗紹興祐統錫羨神休傍臻

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天而順人遂登封

而降禪

士贊曰張衡東都賦曰登封降禪齊乎黃軒

將欲考有洛崇明堂

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

士贊曰列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

兮揚列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義和練日經之營

之不綵不質因子來於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

倪結切

攢雲櫟

士贊曰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

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梟以縣
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
磬玉石於隴坂空

瓌

姑回切

材於瀟湘功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

察擬帝居之將將

七將切士贊曰將將嚴正貌

雖暫勞而永固兮

始聖謨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矐矐乍

明乍蒙象太古元氣之結空寵

力孔切

從

則孔切

顏沓若鬼

若葉

逆怯切

似天閭地門之開闔爾乃劃窄

士伯切

額

五伯切

切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以垂勲燭萬象而

騰文寥惚恍以洞啓呼歆

口御切

巖而傍分又比乎崑

山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宕蕘乎

紫微

士贊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紫微星名

絡勾陳以繚垣闔闔而

啓扉

士贊曰鉤陳後宮也紫宮外營鉤陳星闔闔天門也

崢嶸嘗

疾陵切

疑

魚其切

粲宇宙兮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

黃河琅漱清洛大行却立通谷前廓

士贊曰大行山名通谷在洛城

南五

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谿龍門以開闕

士贊曰熊耳山在宜

陽之西龍門山名在西京河南縣

點翠綵於鴻荒洞清陰乎羣山及

乎烟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

所鼓蕩星斗之所任

板悲切

仡

魚乙切

拏金龍之蟠蜿挂

天珠之碑

即忽切

兀勢拔五嶽形張四維

士贊曰五岳大華衡恒嵩

也四維乾坤艮巽四隅也

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

士贊曰地下有

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

樓臺崛

區勿切

岫

文弗切

以奔附城闕欽

區金切

崙

宜金切

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目瑤井之

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

士贊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

擻

知利切

華蓋

以儻潏仰大微之參差

士贊曰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坐也

大微為五帝之庭明堂之房

擁以禁局橫以武庫

士贊曰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

庫也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士贊曰房心者天

少陽者東方東動也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

辰次火木之數士贊曰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

室於西北重屋者正宮正堂若大寢也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岿其

霞矯廣厦鬱以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影而翻

飛大鵬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

光碧之堂古迥切乎瓊華之室士贊曰三島記崑崙北戶承淵山有墉城

金臺玉樓相映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青景雲瑞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

錦爛霞駸星錯波沕

千結切士贊曰沕浪相拂也言大波之飛相摩激也

颯蕭

寥以颼颼窅陰鬱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蔥吐祥煙之

鬱律九室窈窕五闈聯綿

士贊曰窈窕深也

飛楹磊砢走拱

寅緣

士贊曰寅緣山岳之岳

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栢攢戀而仰

天皓壁畫朗朱薨晴鮮頰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

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

士贊曰爾雅穹

蒼天也

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

察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晷換誇蓬壺之海樓

吞岱宗之日觀

士贇曰泰山一名岱宗羣岳之長也泰山東名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欲

出長

三丈猛虎失道潛虬登梯經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

復低

士贇曰三輔黃圖有通天之臺明堂者上通於天象

玉女攀星於網戶金

娥納月於璇題

士贇曰題頭也櫨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

藻井綵錯

以舒蓬天牕艷

迄力切

翼而銜霓

士贇曰薛綜曰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

如井

扶標川而罔足擬跟絰而罷躋

士贇曰說文跟足踵也公羊傳

曰躋

要離歛矐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

士贇曰呂氏春秋曰

要離

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

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梓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梓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巨以複道而接乎宮掖室

蒲閭切

入

西樓是為崑崙

士贇曰史天官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殿四面無壁

以茅蓋通水園宮舊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

前疑後丞正儀躅以出

入

士贇曰天子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

奔

士贇曰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宸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

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其左右也則丹陛寧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寧彤庭煌煌列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

之湯湯

尸羊切士贇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壘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

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闢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

儼以大廟處乎中央

士贇曰青陽總章玄堂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蔡邕明堂論

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祀宗祖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主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水流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發

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閭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士讀

曰三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二十六戶七十二牖

度筵列位南七西

九士讀曰禮冬官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白

虎列序而躡

渠龜切

踞

女夷切

青龍承隅而蚺

於求切

繆

士讀

曰躡踞動貌曲禮云左青龍右白虎

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燹

必竟切

掌火

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音叶光摧陰坤斗主土據乎其

心

士讀曰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燹怒中央黃帝合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

紀

若乃燭耀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

若飛動瞪

直證切

眇

匹覓切

睢

許規切

盱

勾于切

明君暗主忠

臣烈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

士贇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

於是王

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

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

士贇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

蒼龍載青旗服蒼玉

展乎國容輝手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

軌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欽若肝饜維清緝熙崇牙

樹羽熒煌葳蕤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

士贇曰五服即甸侯

綏要荒也

張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

舉珪瓚

祖贊切

獻琛帛

士贊曰三公致仕有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

為五更尚食具牢饌

顯昂俯僂儼容疊跡乃潔苴醢修粢盛

士贊

曰苴水草醢陸產之物

奠三犧薦五牲享于神靈太祝正辭庶

官精誠鼓大武之隱麟張鈞天之鏗鎬

士贊曰大武周公作樂所

為舞也

孤竹合奏空桑和鳴

士贊曰孤竹竹之特生者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澤

中之方

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

士贊曰六變而致象

物及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

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為庖造化

為宰餐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
雲油雨霈恩鴻溶分澤汪穢四海歸兮八荒會晷聒
乎區寓駢闐手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
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

士贇曰淮南子

下揆三泉上尋九天蓋上下察之意也

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

奧摧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教倉毀玉
沈珠卑宮頽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大田
后親於郊桑棄耒反本人和時康

士贇曰唐禮樂志
皇帝孟春辛亥享

先農遂以耕籍田皇帝耕止三推諸王耕五推尚書
卿九推籍田之穀歛而鍾之神倉以擬棗盛皇后歲
祀一季春吉已享先蠶遂以親桑皇后建翠華兮萋
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

萋鳴玉鑾之鈇鈇

士贇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萋萋盛貌

遊乎昇平之

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

野講武於驪山之旁

士贇曰漢書志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巡陵者巡幸諸陵也驪

山地

封岱宗兮祀后土掩粟陸而包陶唐

士贇曰粟陸陶唐皆

古帝王之號

遨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英

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

士贇曰列

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
兪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
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

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

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崇臺建姑蘇及章

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

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

士贇曰史記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

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
丈旗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即姑

蘇也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開兮龍

力孔切

從

則孔切

鴻濛構瓌

公同切

材兮偃蹇塊

烏朗切

璫

母黨切

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

及魚

切靈臺兮赫奕日噴風雷宗祀盱蠻王化弘恢鎮八

荒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

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

大獵賦

并序

白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

白者太白

白自稱也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二十

誇詞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略竊或

徧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

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

禁淫述職之義也

士贇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雲

夢者方九百里且齊東渚巨海南有瑯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左與肅慎為鄰右以賜谷

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芥蒂周禮天官大宰九職任萬民一曰

三農生九穀三農者平地三澤也

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

周衰纔經數百長楊誇胡設網為周法放麋鹿其中

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

當時以為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

士贇曰漢

書楊雄傳孝成時羽獵雄從作羽獵賦明年又作長
楊賦序云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
風民入南山西自褒邪南歐漢中張羅網置罟捕熊
羆豪猪虎豹狔獬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
館以網為周法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
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
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以為客
御以諷漢書註齷齪小節也但王者以四海為家

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
以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之小竊

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

士贊曰上

下四方為六合

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

士贊曰通典開元三年蒐于岐州鳳泉場

亦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荒淫侈靡非三驅之意

邪臣白作頌折中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挈天地而襲氣母兮絜五葉之歲蕤

士贊

曰葉世也五葉者唐興至玄宗凡五世

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

六聖之光熙

士贊曰開元元宗年號雄書曰聖人受命必受斗極六聖者高祖太宗高宗中

宗睿宗至元宗也

誕金德之純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

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

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

四時

士贇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王注云禽越已則捨之

若乃嚴冬慘切寒

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

士贇曰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太史

公曰十月不周風居西北主殺月令孟冬之月其神玄冥

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

陰火井冰閉

士贇曰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土囊大穴也荊州記曰宜都

浪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地理志蜀郡邛州臨邛縣西南八里有火井鹽

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其家火投之須臾隱隱如雷聲焰出通天光輝十里今無復見矣地理志西河鴻門

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靈帝時井中冰厚尺餘史書之以為灾

是月也天子處

乎玄堂之中滄八水分休百工

士贇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個

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明堂八面皆水故曰滄八水也滄音愴寒也

考王制分導國

風樂農人之間隙兮因校獵而講戎

士贇曰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

則歲三田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校獵者人為欄校遮禽而獵取也

乃使

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

物之衆寡

士贇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

千騎飈掃萬乘雷

奔捎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

士贇曰月窟者月所

也生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內

以中華為天心外以窮髮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

荒裔而盡取

士贇曰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司馬曰北極之下無毛之地

大

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

士贇曰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

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足跡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

王於是撞鳴鐘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

龍歷神州之層岑

士贇曰尚書天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唐書儀衛志人君舉

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鑾玉佩也又曰鈴也唐書車服志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

青質玉錦木輅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唐書百官志飛龍殿日以八馬入宮門之外中國名曰赤縣神

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

過上林

士贇曰漢書盤屋有長楊五柞宮三危山在西裔郭璞曰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方

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

士贇曰兵書牙旗者將軍之精唐書

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於是擢倚

天之劒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

士贇曰文子曰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
宙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噫一戒切又音蔭
河漢爲

之却流川嶽爲之生風羽毛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

千山紅

士贇曰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
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東南方曰陽天北方曰玄天西北

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乃召蚩尤之徒聚

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

士贇曰山海經蚩尤作
兵戈雨師畢星詩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
星月于離箕風揚沙也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於蠻

貊

士贇曰李奇曰
神靈之威曰稜

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

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法

士贇曰周禮荊州之
鎮山曰衡山并州之

鎮山曰恒山爾雅曰霍山為南岳恒山北臨岱
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依山山谷牛馬園曰法

夾東

海而為壑兮施西冥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千

羣以岔

蒲汶切

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

士

曰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何謂九州東南神州
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

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
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顏

師古曰八荒者八
方荒忽極遠之地

雲羅高張天網密布宜采綿原峭

格掩路蟻

芒結切

蟻

芒孔切

過而猶礙蟻

子饒切

蟻飛而不

度

士賁曰蟻蟻小蟲似蚋猶醯醢醢者覓中之蟻
蟻列子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曰蟻蟻羣飛而集

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蟻
蟻蟻皆虫之至微細者以喻網之密也彼層霄與

殊榛罕翔鳥與伏兔從營合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

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騶走練

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綿隔遠水之明滅士贇曰韓詩外傳白

馬出吳吳門望之如一匹素練禮樂志大宛舊多善馬馬汗出如血一日千里顏師古曰蹀音大頰反

使五丁摧峯一夫拔木下整高顏深平險谷擺椿括

開林叢噶噶乎門切呬呬乎甲切盡奔突於場中士贇曰噶通也

呬吸也而田疆古冶之疇烏獲中黃之黨士贇曰田疆古冶齊力士

鳥獲秦力士中黃伯者越崢嶸獵莽蒼喑鳴哮手交切

中黃國之有勇力者也
囁手敢切**風旋電往**士贊曰莽蒼草野之色**脫文豹之皮抵玄熊**

之掌批步結切**狻**先九切**手獠挾三挈兩**士贊曰莊子豐孤文豹棲於山

林伏於巖穴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狻麋如彪貓食虎豹即獅子也

出西域獠善援即蒙貴也狀如雖而小紫黑色可既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皆出之亦獠猴之類

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彪胡甘切**號以鶚睨分**

氣赫火而敵煙士贊曰爾雅彪白虎鶚鶚屬此言**拳**

封獠梯端切**肘巨狻**丑延切士贊曰獠野猪也字林云獸似豕而肥狻麋也怒走者為狻

謂能戾象

梟羊應叱以斃

一至切

踣

必默切

緦

於點切

綸

翼汝切

亡

精而墜巔

士贊曰

爾雅

狒狒

如人

被髮

迅走

食人

郭

璞曰

梟羊也

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淮南子堯時有獬廌為民害堯時使

羿下殺之爾雅獬廌類經虎爪食人迅走

或碎腦以折脊或斂

普悶切

髓而

飛涎

士贊曰

淮南子

雲臺之

高墮者

折脊

碎腦

賦曰

噴浪飛涎

窮遐

荒蕩林藪扼土狍

白駕切

殪天狗

士贊曰

狍獸名

似狼

有

角鬚鬚觸害人

也山海經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處有兵天狗之光飛天流而為星日數十丈

其疾如風聲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叛時吠過梁野陰山有獸狀如狸白首名曰天狗食蛇其音如猫佩

之可傑凶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揆力詩雄

虺之九首士贊曰宋玉招魂賦虺蛇蓑蓑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咋則格切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士贊曰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騰爾

雅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君王於是戕通天靡星旗奔雷車

揮電鞭士贊曰唐書禮樂志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

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噴組纓翠綾玉犀簪藻觀壯士之效獲顧三軍而

欣然曰夫何神扶鬼標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武

卒士贊曰帝王世紀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雖輔良刃樂令的切之

已多猶拗

於六切

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

滿月

士贊曰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成有龍垂鬚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后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

去餘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頰頰拔墮墮黃帝之弓乃

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頰故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戎

車轡轡以陸離殼

古豆切

騎煌煌而奮發

士贊曰殼張弩也

鷹

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攫磨

几雲切

廢

古瑕切

之咆

哮蹂豺貉

曷各切

以挂格

士贊曰磨摩也貉狸屬豺脚似狗

膏鋒染鐔

填巖掩窟觀殊材舉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別有白貂

音飛駿窮奇羆

春俱切

貓

音瞞士贊曰山海經邽山有獸狀如牛騾尾大聲名曰窮

奇食人爾雅
軀瘦似狸

牙如錯劍鬣如叢竿口吞艾

時朱切

鉞市延

切

目極搶擣碎琅玕攫玉弩射猛彘透奔虎

士贊曰山海經

浮玉山有獸狀如猴四耳虎毛牛尾
音如犬吠名長彘食人見則大水

金鏃一發旁疊

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

士贊

曰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晉周
處傳南山白額猛獸為害處入山射殺之

總八校

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

士贊曰史記伍子胥求勇士專諸見之公子光光使專諸

置匕首炙魚之中以進食而刺王僚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

趙上妖

切

喬林撇

匹滅切

絕壁抄斲

自咸切

猢猻

戶吾切

攬額綱

音囚

融

亦敦切

魑

午乎切

於峻崖頓殺

營隻切

矍

九縛切

於穹石

士賁切

曰魑似魑赤黃色大尾啖鼠殺齧豕也矍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

養由發箭

奇肱飛車

士賁曰左傳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張華博物志奇肱國之民能為飛車從

風遠行湯時西風久下奇肱人車至於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其國去玉門之西一萬里巧聒更贏妙兼補

薄乎切且墜鵑

之欲切

瑯

牛浴切

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捎鵒

千唐切

鵠漂鷗鷗彈

切

地廬與神居

士賁曰更贏補且古之善射者也鵒鵒山鳥也似鳥而小赤背穴乳出西方大

曰鴻小曰鴈鷗鷗鷗水鳥也此亦吳都賦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之意也斬飛鵬於日域

摧大鳳於天墟

音區士贊曰日域日所出之處也爾雅北陸天墟

龍伯釣其

靈鼇任公獲其巨魚

士贊曰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

一釣而連六鼇

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

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

士贊曰言殺獲

之多如天雨獸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又似乎積

禽為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

明月

士贊曰日名陽鳥月名陰兔

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

於路絕而忽也

士贊曰顯氣類汗也穹形穹窿也

莫不海晏天空萬

方來同

士贇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士而王其政大平則河海夷晏

雖秦皇與漢武

兮復何足以爭雄

士贇曰此言雖秦皇漢武帝皆窮奢極侈之君不足比擬也

俄

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安思危防險戒逸

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為

尊玄妙為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

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貞雖剪

毛而不獻豈割鮮以焮輪

士贇曰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

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命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

及禽獸郭璞曰焠染也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解此
即題註所謂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
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之意解鳳凰與鶯
牛角鶯自谷切

騶虞與麒麟

士贇曰雄曰鳳雌曰凰瑞應圖曰鳳凰
者仁鳥也鶯鶯鳳屬神鳥也騶虞義獸

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麟瑞獸
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
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
士贇曰天

寶鷄頭而人身齊世家尚窮困年老以漁釣西伯將
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黿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
輔於是西伯獵果得大公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
於渭之陽載歸立為師

魚騎酌酤韜兵戈火網罟

士贇曰韜藏也火
焚也以示不用

然後登

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

士贇曰九霄者喻其高也八紘天之八維也

開日

月之扃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菟岐與狩

教何宣成之足數

士贇曰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教鄭地宣王所獵之處

晒穆

王之荒誕歌白雲之西母

士贇曰仙傳拾遺周穆王名滿少好神仙之道常欲

使車徹馬跡遍於天下以訪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母死尚能復來王答曰予歸東上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昌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

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

士贇曰楊子學行篇耕道而得

道獵德而得德是獲享也

張無外以為置琢大朴以為棧

逸尺切士贊曰

兔罟謂之置置猶遮也機謂之棧磔也

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

若此之狩固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木蕃殖六宮斥

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

士贊曰唐元宗開元二年焚錦綉珠玉於前殿焚後庭珠

玉之玩戒其奢也

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

士贊曰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

音也周穆王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以樂化人靡曼柔弱也

天老掌圖風后侍

側

士贊曰列子黃帝夢遊華胥之國既悟召天老力牧大山稽告以所夢風后黃帝之相

是三

階砥平而皇猷允塞

士贊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

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太平

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

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

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太山篆德於社

首豈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蛻

旌反鑿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

士贊曰莊子黃帝聞

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又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禹爲駢乘張若諸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余少遊六合之內適有替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裏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哉黃帝曰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

下不知其所如也

士贇曰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塢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潰其

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以得之乎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風

其一

禎卿曰此篇白
自言其志也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禎卿曰此二
句一篇之旨

王風委蔓草戰

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
哀怨

起騷人揚馬激顏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

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禎卿曰此申首一句意

聖代復元

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飛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

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士贇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

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邱任彥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禎卿曰此申首二句意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泰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

人心澆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為離騷史記曰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迨漢司馬相如揚雄激揚其頗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闕肆注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綺靡摘章繡句競為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蕩至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

其二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為惠妃

欲立為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逐淪沒

齊賢

曰蟾蜍蝦蟆月以況皇后蟾蜍以比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士贇曰張衡靈憲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為蟾蜍史記天官

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蝕為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

蟬

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

居也蟬蛭淫也毛詩蟬蛭在東莫之敢指言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視之大明日也以喻君也夷傷

也士贇曰廣雅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

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

長門宮昔是今非言君心為忿怒憎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

桂蠹花不實天霜下

嚴威

齊賢曰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為之永嘆哉天霜天子之威也士贇曰後漢五

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花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為人所羨亦為人所隣禎卿曰士

贇所引是也白意似本於此

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士贇曰蟾蜍薄太清月為

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為王后之靈也。蟬蛸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元宗卒為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昏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止中宮漫成女寵之禍也。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不能保其終。況臣子之疎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禎卿曰此篇借秦皇以為諷也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

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齊賢曰史

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

關在今陝州為秦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
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并諸
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
銘功會稽嶺騁望

瑯琊臺

齊賢曰史記始皇二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大

禹立石剡頌秦功德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
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剡頌秦德
禎卿曰此二句言
秦皇極游觀之樂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

藥茫然使心哀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刑徒
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

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
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
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是
連弩射海魚長鯨正

禎卿曰此言秦皇極土木之欲

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髻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

萊

齊賢曰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

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萊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江賦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鬣掉尾噴浪飛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

涎說文噴叱也

下金棺葬寒灰

齊賢曰船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棺禎卿

曰此以上言秦皇惑於神仙之說而卒不免於死也

其四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況也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綠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

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

士贊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

禎卿曰此以鳳喻至人也言鳳飛則凌千仞身則備五色雖來儀於周秦之郊而不可羈挂以比至人能全身

遠害

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子

得其道可以仙身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車乃藥士贊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鑄中以火炙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姤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
車赤曰黃芽禎卿曰落脫也謝也
藥物秘海獄採鉛青

溪濱

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畀人青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贇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

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

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

去影颺車絕迴輪

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

羽駕言乘鸞鶴颺車言御風雲

尚恐丹液

神丹金液

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

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

境長與韓衆親

齊賢曰言桃李花乃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

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之

神人曰

我是也

其五

禎卿曰此篇語意與上亦相類蓋白真有慕於仙而作也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齊賢

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

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

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

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雷滅

齊賢曰許慎注淮南子曰真人真德

之人粲露齒之狀

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

世人別

士贇曰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其六

禎卿曰此篇言塞下事或有所感於時而作也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碩卿

曰岱北越南鳥獸各有所戀以此去家就戍非人之情也

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

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龍庭

單于祭天所也蟣蟲生虎鵠心魂逐旌旃

齊賢曰鵠勇雉其關無已一死乃止故趙

武靈王為冠以表武士析羽為旌通帛為旃

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隣

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迺召拜廣為北平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薄謂其

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旆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三邊三垂西方南方東方

其七

士贊曰此篇亦游仙詩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賢

曰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無自然玉皇治化士贊曰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十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

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
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
鄉亭海邊
十數處云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

送天聲舉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食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

齊賢曰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
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

蕉花正黃色光可鑑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
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元禎卿曰天聲即笙音
以至高故言天齊
賢以為天籟非也

其八

士贇曰此篇之意蓋言戚里驕縱喻
制儒者沈困下僚必有所感諷而作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

百鳥鳴花枝玉劒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贇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敬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飲大醺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

仰治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

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輩嗤

齊賢曰魏楊脩答曹子建書曰

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前漢揚雄傳及贊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為郎給事黃門入從至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棻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聞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

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
以病免復召為大夫

其九

禎卿曰此篇嘆世事之難
保而人責達理以自守也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齊賢

曰莊子云昔者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
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
一體之間尚有變
易萬事豈能定哉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齊賢曰葛洪神仙傳

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
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

人皆言海中
行復揚塵也

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

營何所求

齊賢曰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

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昔時為侯今為國任緣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

其十

齊賢曰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為人

齊有個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

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齊賢曰史

記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個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哉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

新垣衍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
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以為帝過而為政於天
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
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
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肖而
與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愛彼又將使其子女嬖妾為
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
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
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
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
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
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
者為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倜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耀天下人所同仰士贇曰明月寶珠也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同調謂聲音和

其十一

頑紳曰此篇悲年命也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齊賢

曰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

百里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無角曰螭龍吸景吸日

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儵忽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

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
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

其十二

禎卿曰此篇蓋有慕
乎子陵之高尚也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

齊賢曰謂松柏挺然孤直不
能如夭桃艷李嫣然媚人也

禎卿曰此
興而比也

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

浮雲閒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齊賢曰嚴光字子陵
一名遵會稽餘姚人

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
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
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
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
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
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
於往因共偃仰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
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
夫不屈乃耕
於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

棲巖石間

其十三

禎卿曰此篇白自託於君平之詞也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

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

齊賢曰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

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

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曰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
開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
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
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為不然至蜀
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
人士贊曰言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平棄
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

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也
騶虞不虛來驚驚有
時鳴
齊賢曰騶虞白虎黑文尾於軀
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驚驚鳳之屬
安知天漢上白

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沈冥

齊賢曰博物志舊
說天河與海通近

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斯人有
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
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遠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率牛
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為說來意

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
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
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贇曰河精上
為天漢禎卿曰白意蓋以騶虞驚驚比君平而嘆世人
之莫識也安知其高名乃如白日之懸於天漢而牛女
皆知之然海客之去已久又誰能測其幽深之道哉未
二句亦借以
自寓之意也

其十四

禎卿曰此篇之
意蕭說近是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
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齊賢曰漢

北方流沙也
千霜千年也

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

師事鼙鼓

齊賢曰強胡者天之驕子也聖皇元宗也元宗承國家富庶多心動遂貧邊功罷張九齡

相李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唐世為患鼙鼓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鼙

鼓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齊賢曰騷動也悲也

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

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齊賢曰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

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為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指匈奴士齊曰此詩楊子見以為討閭羅鳳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指北邊而言當是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

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固吐蕃舉國守之
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
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
分兵哥舒翰師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
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
數百人守之多貽糧食積糴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
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刀悲諾羅等四百人唐
士卒死亡畧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
皆希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
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
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者蓋以李牧比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
死二年無能諫止
卒喪數萬之師人

其十五

禎卿曰此篇
刺時貴也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賢齊

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之臺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奈何

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

鶴舉千里獨徘徊

齊賢曰鶴一作鵠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

於賢人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而不敢輒下

其十六

禎御曰此篇白自況也

寶劔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

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

深萬丈楚山邈千里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
晉書張

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電煥達緯象乃
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劔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
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
拙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劔並刻題一曰
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
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
此劔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
服也華得劔報煥書曰詳觀劔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
不全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劔所在煥卒子
華為州從事持劔行經延平津劔於腰間躍出墮水使

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士贇曰吳越春秋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問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徒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值幾何風胡子曰

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求其值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

其十七

禎卿曰此篇諷不知止也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藍洞天存焉婺州亦有

金華山葛洪神仙傳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兒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始皇名初平是鄉弟非

邪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畧盡乃復還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

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不知繁華子擾擾何在

迫崑山採瓊藥可以煉精魄

齊賢曰崑山崑崙山也

其十八

禎卿曰此篇諷時貴也

天津三月時千門挑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齊賢

曰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漫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為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遊逐東流之水士贇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併天下都咸陽鴈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

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山陽餘輝半

城樓

齊賢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士贇曰海色日出之光

衣冠照雲

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

志氣橫嵩邱

齊賢曰辟易開張而易其本處嵩邱即嵩山也

入門上高堂列鼎

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駕鸞雙雙戲

庭幽

齊賢曰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駕鸞

行樂爭晝夜

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齊賢曰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

道也蔡澤曰商君白公吳起黃天空嘆息綠珠成鸞雛

齊賢曰嶺表錄異梁氏女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

珠崇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士贇曰李斯黃犬事見擬恨賦注禎卿曰黃犬應前貴寵之言綠珠應前歌舞之言何如鴟夷子

散髮棹扁舟

禎卿曰鴟夷應前功成身退之言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

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
公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
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贇曰大意蓋謂天津橋
水越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
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
何如范蠡之勇退為高也

其十九

禎卿曰此篇
刺元宗也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齊賢

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
服玉漿白日升天士贇曰爾雅華山為西嶽

霓裳曳廣

帶飄拂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齊賢曰廣記
衛叔卿中山

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閒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
白鹿從天而下半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

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
士贊曰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恍恍與

之去駕鴻凌紫冥
禎卿曰此設言也揖神仙凌紫冥明其潔身而去亂也俯視洛

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士贊曰安史亂離之際

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

其二十

禎卿曰此篇白欲謝親友而事遠遊也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齊賢

曰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為齊州爾雅荷芙蓉郭璞曰別名芙蓉蕭颯古仙人了知是

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王教

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
義真入龍蟠山見美門子乘白鹿而行
含笑凌倒景

欣然願相從

齊賢曰倒景炁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

泣與親友別欲語

再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

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儵如飄風

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

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

撫己忽自笑沈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余步終

留赤玉烏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烟霧

士贊曰列

仙傳安期生留赤玉烏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鳴

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沈吟泣別者為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為名利煎熬耳末四句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之戀哉

其二十一

頑卿曰此篇白自傷之詞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試

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

齊賢曰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共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吞聲何足道歎息空

淒然

其二十二

禎卿曰此篇白感時思歸之詞也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蹊蹊長嘶鳴

齊賢

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

感物動我心緬

然含歸情

齊賢曰緬思貌禎卿曰此興也言水別隴頭則幽咽而流馬思邊地則蹊蹊而嘶況我之

在外感時物之變化能不緬然懷歸乎

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桑

柘葉萋萋柳垂榮

齊賢曰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華如結柳條爭榮

猶未得歸

急歸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

平

齊賢曰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禎卿曰且復去言行尚未

也已

其二十三

禎卿曰此篇言人當及時為樂也

秋露如白玉團團下庭綠我心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齊賢

曰庭綠庭草也

人生烏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

相續

齊賢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物苦不知足

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

夜當秉燭

齊賢曰光武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士

贊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

其二十四

禎卿曰此篇
譏時貴也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齊賢

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

路逢鬪雞者冠蓋何

輝赫鼻息千虹蜺行人皆怵惕

士贇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

尚之賢者或弄木雞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為

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其二十五

禎卿曰此
篇刺時也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水根所

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齊賢曰澆薄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根李廣贊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

無窮門

齊賢曰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士贊曰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為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桂枝者以比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用馬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

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
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之人于是乎澆
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膠膠擾擾汨
汨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虫鳥獸之爭飛奔而已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
如此決意為有道者之歸故托廣成子而言也

其二十六

禎卿曰此篇
蕭說是也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烟秀
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

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齊賢曰史記崑崙山上有華池士
贇曰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謂君子

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為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
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

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禎卿曰此篇與上同意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眉目艷

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

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齊賢曰秦王女乘鸞向烟

霧

其二十八

禎卿曰此篇亦慕仙之詞也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禎卿

曰此二句言方春而秋倏日而夜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聖賢

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

齊賢曰抱朴子曰周穆我

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頑卿曰言君子小人皆莫逃于陰陽變化之中誰成功言

未有能仙舉者也

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其二十九

頑卿曰此篇白厭世亂而思去之之詞也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

齊賢曰三代之際分為戰國韓衛燕趙齊楚秦號為七雄

王風何怨怨世道終紛拏

齊賢曰王風王國之風秦雜以下是也士贇曰詩大序亂

世之音怨以怨

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

流沙

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

乘桴浮於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士贊曰唐以老子為祖太白乃興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聖賢

共淪沒臨歧胡咄嗟

其三十

禎卿曰此篇傷玄風之寂寥也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

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古大道淪喪不可復還

擾

擾李葉人雞鳴趨四關

齊賢曰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東成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

士贊曰李葉末世也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

山

齊賢曰史記宦者門旁有銅馬故謂金馬門

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間綠

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顏

齊賢曰方言齊魯間美貌謂之娥

大儒揮金椎

琢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

齊賢曰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

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禎卿曰白言太古尚玄今其風變矣風變則道喪矣何時而能反本乎何也蓋以小人競趨於名利之途君子雕琢乎詩禮之術紛紜汨亂安能成清淨無為之化哉

其三十一

禎卿曰此篇白惡世而思隱故自託于秦人之言也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

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

齊賢曰史秦始皇紀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刻補註
卷二

十三

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也

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率避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絕矣

其三十二

士贇曰此悲秋之詩也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秋物摧蓐而可收也
歷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

二十三日下弦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盛德在金

秋蟬號階軒感

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

禎卿曰良辰建功策名之時也大運

天運也淪
忽暮也

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

逮明發

其三十三

禰卿曰此假莊生之言以自況也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

齊賢

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

憑陵隨海運燁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

萬方未已

其三十四

禰卿曰蕭說是也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二丈以徵召魏武事奏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若有急則描以難羽謂之羽檄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禎卿曰士贇曰宣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此言一

專城郡國守吏也

時之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

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齊賢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

貞
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齊賢曰地志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士贇曰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遣子閣羅鳳入質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匿其敗更敘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
怯

卒非戰士災方難遠行

士贊曰按唐史志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

騎之法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災方者南荒炎蒸之地也

長號別嚴親日

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雨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

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

苗平

齊賢曰尚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士贊曰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

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為哉九句至十二句乃白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質子亡去之罪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謂之兵不甚受甲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南詔為有苗而深嘆當國

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其三十五

禎卿曰蕭說是也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齊賢

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趙陸得明曰處額曰顰士贊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于邯鄲失其故步匍匐

而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

齊賢曰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楊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棘刺造沐猴三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年費精神

齊賢曰韓子曰燕王好微功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

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露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

功成無所用

楚楚且華身

齊賢曰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于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毛詩衣

裳楚

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

斤

齊賢曰莊子郢人墮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

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賈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于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質能

當匠石之

運斤耶

其三十六

頑卿曰此太白自傷才不遇世思遠舉以全身也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齊賢

曰卞和得玉璞于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刳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刳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于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士賁曰墨子曰和氏之璧所謂良寶

直木

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沈冥道為羣

齊賢曰莊子大

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冀勝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尚書滿招損

東海沈

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

齊賢曰魯仲連見新

垣行曰秦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東海有碧水士贊曰老子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

其三十七

士贊曰白此詩其作于高力士
譖毀之後明皇放黜之時乎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齊賢

曰鄒衍盡忠于燕惠王信讒而擊之鄒衍仰天而哭正
夏而天為之降霜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
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終不肯女殺母以
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
公之臺毀景
公之支體
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
士贊曰此言風
霜雷電皆造化

之所為也精誠之所感造
化者亦為悲傷故示警焉

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浮

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齊賢
曰應

德理詩簡珠墮沙石注
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

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

其三十八

禎卿曰此亦太白自傷之詞也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

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士諫曰此

詩首兩句喻君子在野未能自拔于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喻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者已至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禎卿曰蕭說是也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

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梧桐

巢燕雀枳棘棲鴛鸞

齊賢曰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鸞棲之

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

士贇曰此篇登高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

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姦臣也掩者蔽也徂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臣晚節為姦臣蔽其明猶白日將落為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鴛鸞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者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機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

又一本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
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鳴天倪遺聲何
辛酸遊人悲舊國舞心亦盤桓倚劒歌所思曲終涕泗
瀾

其四十

禎卿曰蕭說近是

鳳饑不啄粟所食惟琅玕焉能與羣雞刺戾爭一食

齊賢

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朝鳴崑崙

樹夕飲砥柱湍

齊賢曰鳳凰翔萬仞之上過崑崙飲砥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

齊賢

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白鶴在緱氏山

頭舉手謝時人數日去

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士贇曰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

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寒跡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鑾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其四十一

士贇曰此亦游仙篇

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

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

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汙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

揮手折若木拂此

西日光

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有水名若木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花名若木

日所入處在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然

則若木

雲卧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

上皇

齊賢曰莊子天倪注倪際也

叫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

齊賢曰列子太

素者質之始

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

飄揚

其四十二

禎卿曰蕭說近是太抵白志在疎逸不在祿位故有是言至謂供奉翰林

之時忽動江海之興則滯矣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倚寄

形宿沙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齊賢曰列

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士贇曰此太白託興之詩也雲中之鶴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喻閒散之人也

其四十三

禎卿曰蕭說是也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

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齊賢曰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宮

觴王母於瑤池之上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斑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

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此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娥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賦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雖暴長生亦自勞耳禎卿曰淫樂二句言人君好荒淫樂佚則雖其氣度超邁亦何足論哉

瑶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

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士贇曰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瑤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注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鑒諸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耳

其四十四

禎卿曰此篇亦似太白被黜而作

綠蘿紛歲蕤繚繞松栢枝

齊賢曰歲蕤盛貌

草木有所託歲寒

尚不移奈何夭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

素絲

齊賢曰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孫炎曰葑菲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

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君子恩

已畢賤妾將何為

士贇曰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絕矣尚何言哉

其四十五

禎卿曰蕭說近是

八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顏陽洪波振大壑龍

鳳脫網罟飄颻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齊賢曰龍

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于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王氏曰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藿我當繫維而留之也士贇曰予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是指遭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懼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其四十六

禎卿曰此詩交刺其君臣也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我我橫三川

齊賢

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熾盛貌三川邠州地理志註華池水黑水洛水

王

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關難金宮裏蹴踘瑤臺邊

齊賢曰

蹴踘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以講練之士贊曰關難見前詩註鮑明遠詩集君瑤臺裏

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

有楊執戟閉關草太玄

齊賢曰曹植與楊脩書曰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士贊曰

此篇前六句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為延客之地今乃為關難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以此其君關難蹴踘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搖動主聽也禎卿曰當塗以後蕭說未善蓋言此輩得志之人據要路則氣缺揮霍而失路者則終於棄捐而不用也唯楊子雲則閉門著書以道自守不以得喪為心

其四十七

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陽質豈

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

齊賢曰漢

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為大火故曰龍火龍火飛則秋氣鼎至花實零落矣詎知南山松獨立

自蕭颺

士贇曰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則易至於棄捐執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

禎卿曰蕭說是也

秦皇按寶劔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

齊賢

曰三齊要畧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巍巍東傾如相隨

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
齊賢曰始

皇三十二

年發兵三十萬北擊胡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贊塔賈人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注五十萬人守五嶺士贇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海人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三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但求蓬島藥豈思農鴈春

前脚猶立後脚隨奔僅登岸

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

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死之藥詳見前詩註左傳九鴈為農正注曰鴈有九種也春鴈鵠鴈夏鴈竊玄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棘鴈竊丹行鴈喈喈宵鴈嘖嘖桑鴈竊脂老鴈鷄鷄以九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鴈字作鴈士贇曰此

詩於時亦有所
諷借秦為喻云

其四十九

士贇曰此太白遭
讒擯逐後之詩也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

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

齊賢曰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

歸去瀟湘泣

沈吟何足悲

其五十

禎卿曰此篇譏世
人之不辨美惡也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趙

璧無綢繆燕石非貞真

齊賢曰閼子曰宋之愚人得燕
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

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履十
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
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
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
城易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齊賢曰禮記貴玉而珉賤珉

其五十一

禎卿曰蕭說近是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蒹葭盈高門比
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嬃空嬋媛彭咸
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齊賢曰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在牧許慎注夷羊土神商之將亡見

於商郊牧野之地離騷云蕓蕓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
服注蕓蕓藜也萊王芻也蕓菜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此
譏諷盈室喻滿朝也莊子孔子曰幾不免虎口離騷經
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曰女嬃屈原姊嬋媛
猶牽引也補曰說丈嬃女子也音須士贊曰史殷本紀
曰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
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史屈原者名平為楚
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因譏之
王怒而疏屈原頃襄王立復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
怒而遷之江濱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彭咸殷賢
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此詩比興之詩也其作
於貶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
滿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作也萊施盈高門喻小人在
朝而據高位也比干屈平之竄死喻當時之忠臣諍士
以直道而貶責者也虎口何婉孌者詩人興嘆之辭曰

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為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女嬃之置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得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有感於時事而作風刺諷諫之體
兼盡之矣

其五十二

禎卿曰此篇
白自傷也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

齊賢曰夏
為朱明

不忍看秋蓬飄揚

竟何托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

齊賢曰宋玉招魂注
光風謂雨已日出而

風革有
光也

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士贇曰美人
也時不我用老將至

矣懷才而見棄
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禎卿曰蕭說是也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為六卿姦臣

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齊賢曰春秋之

後號為戰國史記趙與秦會涓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懌為一擊瓶罷歸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強秦所以不敗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士賈曰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史晉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

卿皆大其族後范中行智伯相繼亡魏武侯韓哀侯趙
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齊世家曰初簡公即位闕止
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闕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為子我臣幸於子我子我
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
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
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
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追殺之郭闕庚辰
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
田常弑簡公于徐州太白此詩其作于天寶間乎時上
自東都遷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
委林甫如何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
議之者上不悅豈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欲諫
不可故作是詩引古喻今以諷其上歟太白愛君憂國
之意亦可尚矣

其五十四

禎卿曰此篇哀時也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齊賢

曰榛木叢也

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鸞斯得所居蒿下盈

萬族

齊賢曰毛萇詩傳鸞斯鸞居鵲居鵲鳥也鸞音預

晉風曰已頽窮途方慟

哭

齊賢曰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

子亦有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嚮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為喻謂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頽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窮途然後慟哭毋乃見事之晚乎禎卿曰窮途慟哭蕭解未善言風既頽矣途既窮矣方可慟哭而已

其五十五

禎卿曰此篇識人之好色而不好仙術也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
美佞邪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珍色
不貴道詎惜飛光沈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琴

其五十六

禎卿曰此篇白自傷被黜也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

士贇曰越在南地故曰南隅

清輝照海月

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

齊賢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

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劍相盼

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二

三十七

其五十七

禎卿曰蕭
說是也

羽族稟萬物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

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

士贇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

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

亦念飢

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士贇曰此詩之意以鳥為喻言小大各有所依

猶周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銜羽而飲今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嘆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拔者在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

其五十八

禎卿曰蕭
說是也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齊賢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大山

廟即巫山神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游地襄陽者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游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震雲無處所

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知已久襄王安在

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士贇曰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

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二

三十八

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衣襟此篇是太白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薦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易

齊賢

曰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萬事

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實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

翻覆交道方嶮巖

士贇曰田實者實嬰田蚡也按漢書曰實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

田蚡孝景皇后母弟也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

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竇太后崩因與蚡爭灌夫事太后怒後嬰灌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斗酒強

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已星離

齊賢曰張耳陳餘為

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士贊曰蕭育傳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曰火滅星離也衆

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懽客勤問何所規

士贊曰此

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為而作太白惟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懽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親益乎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